



續古文苑卷第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

書下

為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

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

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

為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

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

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

護為心廣敷真俗思間繫表共剖眾妙式筵山河虛

加三級孫星衍撰

館川淡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夫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疑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
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
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
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與蕭令王僕射書

為袁象求論

齊虞義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
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
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
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元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

怡雍穆人所不閒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
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
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
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
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荅從兄安成王書

案袁隆昌元年卒謚

梁蕭

案藝文類聚引在吳陸景與兄書下題云又荅
從兄安成王書必傳寫誤也孫抗之次子不得
有從兄安成王秀天監元年封七年都督荆湘等九
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俱見梁本傳今荅云云
於此時矣雖莫定誰作其決非陸景可知今次
援據類書通例讀者其引申諸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
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
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
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迴月翰飛
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
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
淚灑投筆無宣

與劉孝標書

梁劉之遴

閒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
絡萬品撮道畧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鉛摘旣畢殺
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往之妙揚班儔也擅

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
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尙自非沈鬱澹
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
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與慧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
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
罷若廼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
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
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
槩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閒表秦書

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推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閒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某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

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同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濠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筵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甦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陳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
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
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
盡尚分行幃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
開錦帳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燠爐未徙定
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
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
操香牋遂滿行雲可托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
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
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北齊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
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
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
儀益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
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
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
里厯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畧備璧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眞羅浮之
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
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
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
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卽創伽
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
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眾齊稷下禪室晨
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
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
辯洪崖神井卽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
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
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
歸軫一乘遣蕩胃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
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饜飫頗絕韋編

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据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
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鷓鴣而詠鸚鵡若求其
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
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鞅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
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
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淵折桃無妨
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
冬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
望回金玉道宣曰時或以逵卽晉朝譙國戴逵今考
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矣案此說良是今定爲
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案此說良是今定爲

北齊不嫌與誰國
隱士同姓名也

上西嶽王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岳大王閣下靖聞上清
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
聰明政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
寔峩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
是以摩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
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
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
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
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

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
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
以望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
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占進退之機
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
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
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致少林寺書

唐武后

暑候將闌炎序彌溽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
想當休念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鷲巖觀寶塔以徘徊
觀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驚萬感

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
之思弟子自惟薄祐鎮切熒懷每屆秋期倍軫摧心
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
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託福田少申荒思
今欲續成先志重置庄嚴故遣三思賫金絹等物往
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卽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
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熒
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多云

報友書

唐宋 儋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
也榮質前謝恐乖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作詩

人匪報之實遲徊循軀倂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
多可不怪高情内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儋不以感
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已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
謝馳懷宣書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
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
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
待厭倦爲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
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酣世忘
浩去塵糝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爲何如哉時聞眞
聲迴閒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
久不閒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

謹馳疏不復具宋儋白且作一釋為一且絕不復具一
此入諸家古法帖秦程邈之下黃長睿云宋儋唐人
王著不知書意以為遠古人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
傳於世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
戶部侍郎字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案今所存儋
禪師碑字多殘泐

與盧藏用書

唐毛傑

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

嗟埽門而不逮豈知羣邪構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連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况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憐雲獎無知案雲下舊衍壑字今
之雲將下文懋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鴻濛即鴻蒙虛往實歸霏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

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荅毛傑書

唐盧藏用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予道真。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

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鷗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口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厲。案此下舊衍力此還荅無所銓次淹遲口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致齊相國映書

唐李舟

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

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詭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期又為佳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茂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為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口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唐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撫言補驪龍之珠潛瀆滉而可識貴人之顏

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請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灣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以茲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撫言補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止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嘆自引分而還也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唐釋法琳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

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
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
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覆
船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
藪。更入囂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
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而起恨。遊
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壤
坎。稟命迤邐。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
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膝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
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畧。難甚綠山。萬卷百
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

者重修辨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同
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
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
含宏。既握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
變理文昌。德鏡摺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号
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
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楊侯。意
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以來。内外文集。與釋典有
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
所請。棟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
無前。以傅子調言。畧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

哉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
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
道俗流通抄寫讚誅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
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
並將迴向耳請公爲宏護檀越

梁遣使聘蜀書

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
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
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
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
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

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音
塵止因緣於開牒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
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
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啓乾坤尋聞皇帝八
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
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
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
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
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
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經
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歎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

間退遁殆至滅世允懷倚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
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
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十頃篋
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
光祿卿盧玘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
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自梁開平三年
蜀武成二年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
帝共逢帛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
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疊
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

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
居乎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
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
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
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
度唯貞口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眾以此內量分
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
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
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徽弱之時六雄
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待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
前輕重於英雄之內况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為謀稱

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三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權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遠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燹勞而口已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奇，十驥連鑣，六龍並駕，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

遵天路，繼道星槎。緘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致夢英和尚書

宋郭忠恕

汾陽郭忠恕致書荅英公大師。紫塞雲高，皇朝路遠。每捧報瑤之翰，如窺連璧之姿。忠恕自落朝班，累承詔命，已得林泉之味。堅辭名利之場，鶴髮半生，猿心久死。與師金蘭敦義，香火修因。飛杯容許於醉狂，結社不嫌於心亂。共得陽冰筆法，同傳史籀書蹤。常痛屋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茲多。賴與吾師同心正古，近覽真翰，轉見工夫。藏勢遏鋒，方上圓下。

可以萬古教人也晉宋而下通篆籀者寡唯碑碣印
記時用數字傳授者未克研精何妨檢討盜聽者恥
於好問加之穿鑿齋中序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
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弊行書狂而草書聖自
隸已下吾不欲觀之矣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按
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日
錄妄有更改之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
偏旁少晶蕊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
者小說見宜焚之聊以親書達心俟以萬劫發願何
人知之英公知之不宣遷客郭忠恕書達英公大師
座前十二月二十五日

檄

檄李勣為檄天軍滅文進庾闡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遷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

變不肖滅亡以取福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

窮凶肆暴神州塗炭流離逆竊逼岷川秦流舊誤作劉

藉譴冀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

而使巴巴之民制為犬豕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

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瘞瘵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

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

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以冀皇王灑世字用其

六世喻虜檄文灑以世灑世字用其裴子野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
苛隱○思難肇由逸昔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
此作朕撥亂反正○層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
與一世之民躋老○惟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
喪而四夷交侵○冰雜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
之墟○填臬僭偽○宋葉凌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
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畧而
狡虜遊魂○不○弋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
塗炭○崩寢異革○今朕魄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
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
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

焚燭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
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
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殫降漢華貂七葉苟
有其才豈無大位案以梁書本傳考
七

七激

漢傳 毅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妙清思乎黃老於是
○通子問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
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文今公子削迹藏體當
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狹六經之指守偏塞之
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為公子論天

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
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
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颺
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泚泚，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
宦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
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
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
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
奮榮。沈微元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
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
常珍，庶饑異饌。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織如

髮芒，散如絕縠。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
日晏，乃進夫雍州之粲，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
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
之摧沮，批之離圻。可以解煩，消悅心意。子能起而食
之乎？元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超攄。騰虛鳥踊，莫能
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數。踐路促節，機登
颺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
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
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庶卉零
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旌旗，
鳴八鸞。陳衆車於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罟網以彌

野連尉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
獸駭殫什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
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臯
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
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堂館侈飾洞房
華屋楹桷雕藻文以朱綠層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
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
萋萋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工
輪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
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
被華文曳綾縠弭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

唇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
鏡形影於元流徧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
日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強
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
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
文質發矇達犧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
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
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
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
語仰子法度

對

高唐賦

卷八

五

宋王

高唐對

周宋玉

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土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寤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為薺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為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閻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

出襄陽耆舊記與文選高唐賦文有不同故載之

五行對

漢董仲舒

河間獻王問温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入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

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

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按古文苑載董子諸對獨遺此篇故

為補錄

磨石對

魏劉楨

文帝嘗請同好為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出文士傳

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王楙野客叢書引此論文多刪節

銘論

漢蔡邕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

有巾凡之法孔甲有槃杆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鏡

鈕威切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机楹

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

亦所以勸進人主勗於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

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尙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

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

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

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

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國賴之皆銘於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

景鍾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此文宋人所輯蔡中召公已下十六字德非已下八字據文選刻漏銘注引補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為辰尾宿歲星降下為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為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

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案此處有脫文余前為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

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
大怪乎辨正論見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
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
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
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故
聚而禁之也此六字依補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
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
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
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
島難得而遊六絃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
非常之語余嘗試郗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

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
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
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
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
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
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
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
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
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
取鯉魚五寸一雙含其一以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
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

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
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
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
徒也此自世有方士至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
等偽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猿
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鷺
入海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
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
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
者何書於變化耶已上見辨正論牛哀以下廿一夫
帝者位歿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

闕庭焜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
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
也雲衣雨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
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
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
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此十二字依
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一笑矣若夫元
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如所以紹先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
色也自夫帝者位殊萬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

賣范

五

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
謂矣已上見辨正論文廣宏明集所載取諸法琳皆
定又陳子良注引陳思王釋疑論昔堯舜禹湯文武云云抱
朴子內篇引陳思王釋疑論云云皆非此篇文今不
入取

刑禮論

魏丁儀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
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
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
歲也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
冬而人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
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

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
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畧今所論辨雖出傳
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
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
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
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
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
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
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
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
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

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通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
侵暴於已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直上古之時
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
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
後禁淫焉萬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周成漢昭論

魏丁儀

成王昭帝俱以穢祿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
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騰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
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
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謗而不出周公
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未計重而況輕

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
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未論二主余與
夫始者案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
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也

韓白論

魏何晏

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
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蒼海白起爲
勝若夫韓信斷嶂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
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
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
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自然好學論

魏張遼叔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入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莖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

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尙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觀爇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此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雖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後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

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苦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忌崇不得蠶絲

滋甚爲忌崇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致之知蠶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知蠶則忌崇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崇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崇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天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

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
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
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
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
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
樂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
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
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
占不啟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
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
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

棲之雞一欄之羊資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
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
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天是皆性命也若相
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
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
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
帷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
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
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
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
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

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為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為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謹崇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不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為之宗廟以

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亶亶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為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為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

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息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息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天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口足下忽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

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眾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畧於和走以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

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
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
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
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
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
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
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
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
矣然亦卜之蓋盡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
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
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

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
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廡庫
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卽知無太
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不知誰
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
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
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
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
耶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
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
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

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為情貌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為禮也其為實也為禮則事異於古為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為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眾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

妄求也三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為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論嫁娶時月

晉東哲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子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巨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

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三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杞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蕢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

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民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卻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為斷何獨嫁娶當繫以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為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之制也

論天

晉劉智

凡含天地之氣而生者人其最貴而有靈智者也是以動作云為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

數準辰極制渾儀原性理考徵祥贊其幽義而作
術焉渾儀象天之圓體以含地方輪轉周匝在二端
中其可見者極星是也謂之行極在南者在地下不
見故古人不名陰陽對合爲羣生父母精象在下五
星具於上共成天地之功也則日月爲政五星爲緯
天以七紀七曜是也行極不過爲眾星之君命政指
授以斗建時斗有七星與曜同精而布節氣於下者
也晦朔分於東西消息辨於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
配合方氣有常天以七紀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
十八星是也於是天有常度日月成象眾星有宮分
方物有體類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

也眾星定位七曜錯行盈縮有期節故^曆數立焉日
太陽也施溫萬物生施光則陰以明眾所稟爲倡先
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陰也稟照於陽虧盈隨時有
所稟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託四時成五事舊
說日譬猶火也月譬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景故
月光生於日當日則明光盈近日則明滅然則月之
清象在前矣又曰當其衝月食者陰性毀損不受光
也君臣不等強日月不等明陰在於上不自抑損陽
必侵之望在交度其應必食故詩云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道勢然也侵甚則旣臣之象也日尊君象也月
卑臣象也晦朔之會交則同道同道則形相蔽天道

前為尊臣由臣道雖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
由臣道月掩日體卑凌尊也是故太平之時交而不
食尊卑道順或問曰舊說云占經脫曰舊說三字今
正歷顛項造渾儀占經此下衍以其說云四字依黃
帝為蓋天蓋天以天象筮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為
晦明渾儀以天裏地地載於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
入以為晦明二說誰其得之劉智曰蓋天之論謬矣
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車蓋極在其中日
月星辰迴遠則藏二分之時當晝短夜長今以漏刻
數之則晝夜分等以日出入効之則出卯入酉此蓋
天之說不通之驗也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

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治歷明時作圓蓋以圖列
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
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
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謂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
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
已定仰觀雖明而案自分三百六十五度至此九十
補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
為中而朱規為赤遊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
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為黃道夏至去極
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

定宿度之進退爲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
定進退靈帝時太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
愈詳自司馬遷劉向劉歆楊雄賈逵張衡蔡氏劉洪
鄭元此九君者不但於算步皆博索沈綜才思宏遠
而不合論渾蓋之用明定日行四時之道雖或精考
雅有所得亦或出必失其本旨人之不同處意各異
道之難盡致於斯矣或問曰古歷論月食或云陰損
則不受明或云闇虛所在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
今子不從何也劉智曰言闇虛者以爲當日之衝地
體之蔭日光不至謂之闇虛凡光之所照光體小於
所蔽則大於本質今日以千里之徑而地體蔽之則

闇虛之蔭將過半天星亡月毀豈但交會之間而已
哉由此言之陰不受明近得之矣又問曰若如所論
必有大蔭月在日衝何由有明劉智曰夫陰含陽而
明不待陽光明照之也陰陽相應清者受光寒者受
溫無門而通雖遠相應是故觸石而流出者水氣之
通也相嚮而相反無遠不至無隔能塞者至清之質
承陽之光以天之圓面向相背側立不同光魄之理
也陰陽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爭明日微則晝
月冥若但以形光相照無相引受之氣則當陽隆乃
陰明隆陽衰則陰明衰二者之異無由生矣案隋書
經籍志

正歷四卷晉太常劉智撰以御覽
所引一條證之此論當出彼也

許巢論

晉石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頤神寶
 己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
 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
 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
 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
 播嘉穀契敷五教皐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
 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
 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厲俗崇無為以化世
 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
 莫能名將何疑焉

言

案此下舊衍不字今刪

盡意論

晉歐陽建

有雷同君子問於違眾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
 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為然若夫蔣公
 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為談證而先生
 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
 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
 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
 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
 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
 暢心則無以相接管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
 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

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著龜論

晉庾闡

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閭室夜鑿者得之無夜鑿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鑿使謂火爲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閭室著龜之

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妄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道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下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安天論

晉虞喜

太史令陳季冑

案隋天文志云吳太史令陳苗也

以先賢制木爲儀

名曰渾天中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觀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包地或謂渾然而蓋天愚謂若必天裏地似卵含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為名而配天乎古之遺語日月行於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

且谷有水體日為火精冰炭不其器得毋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以為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答曰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月形圓圓丘似之非天體也祭方者別之於天尊卑異位何足怪哉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數今陳氏見髀上冠周因言周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但無師說不知其術如何太平御覽二自天高窮於無窮至萬品之及但無師說二行藏也參用晉隋二書天文志夜幽也句參用書正義

附四家論天

蓋天

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

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陰不見故冬日短也晉天文志引周禮家隋志同宣夜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也已上隋志同攝提填星御覽二引此四字作七曜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

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晉書天文

之書亡唯漢祕書郎鄒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

云與太平御覽引抱朴子畧同蓋晉書取於葛稚

也吳姚信昕天論隋經籍志梁有

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若使天裏地如卵含雞地

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

將以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以浮則非立性也若

天經地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

是以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

之間矣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地形立於下天象

運乎上譬如人顛前多臨背而項不能覆背近取

諸身故知天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嘗覽漢書

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

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

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

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

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

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然則天行

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太平御覽二天北高南下

蟲二語參用晉書天文志嘗覽漢書天

晉虞聳引太平御覽穹天論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御覽二

而冒地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乾象通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晉隋二書天文志

書論

晉王羲之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若乎銀鉤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

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要
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月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要強者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又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神慮思揮襟作之先學執筆若真書去頭二寸

一分一云二分若行草書去頭三寸一分一云二分執之
 下墨點畫芟波屈曲真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
 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
 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若作橫畫必須隱隱
 然可畏若作蹙鋒如長風忽起蓬勃一家若飄散離
 合如雲中別鶴遙遙然若作引戈如百鈞弩發若作
 抽針如萬歲枯藤若作屈曲如武人勁弩筋節若作
 波如崩浪雷奔若作鉤如山將岌岌然一云一里陣雲隱隱
 然考發如高峯墜石崩浪雷奔陸斷犀象筋節
 夫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

急者若執近而能豎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
 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十一種結構員滿
 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兇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
 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跋縱橫如古隸盡心
 存委曲每為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書道畢矣永
 和四年於上虞製記此二段朱長文云舊傳右軍所
 人之辭故錄之下又有論二段朱長
 文云後之學者所述也故不並錄

周泰伯三讓論

晉孫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鄭元以為託探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
 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而不著王

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之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其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直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天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允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

倫者也

老聃非大賢論

案賢舊誤聖今改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元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僕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籠吉凶

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
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
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
人去聖有閒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元
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瀆風專詠至虛故有
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
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常
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
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
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齧指之喻其詭
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
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
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
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
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
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迹
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
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
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
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

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元化之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譎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猶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尙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恍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鑿雖

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釋疑論

晉戴逵

安處子問於元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

續前

天

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可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閒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

殊氣有精粗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允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元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

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
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教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
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適是以六
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
極設禮樂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
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
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
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
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
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
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

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道之論足以
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渾天論答難

晉姜 爰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麗道有常率
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
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樞爲
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
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
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
陰也故內景日爲陽精故外照月爲陰之宗應內景
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

外景如日照也是故瑩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
景又曰日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
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
人處其東不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
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
處日月之間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
月之間東向以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
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於寅未盡三日
以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於心驗之於日
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
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

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闔虛安得常在日衝對
曰日之曜也不以幽而不至不以行而不及赫烈照
於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
猶火之循炎而升及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
曰闔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賁鼓矣日之光炎在
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
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以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
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以曜之故也
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
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里日光地上
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薄天

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濕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燃一燭在上

一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

燃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眾星亡

驗月體不大於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尙

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於地安能掩日使不照

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

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

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

日光不得照星也

案晉志云後秦姚興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

當卽在其

評天論中

渾天論曰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民紛紜互相非毀竊覽同異

藉之典經仰觀辰極傍囑四維觀日月之升降察五

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覈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

而有徵輒遺眾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

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於過多既

不顯求之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誇誕之辭非聖人之

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

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較之前說不啻減半雖

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

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秋分日高及南戴

續苑

卷

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三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卽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卽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三十二里有奇卽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卽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

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卽北極紐星高里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卽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一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

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儒弗斯取驗用繁翰
墨夷途頓轡雄辭折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
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
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
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
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已上載隋書天文志上用之參校月行
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宓說周髀云日徑千二
百五十里蓋天乖謬已詳前識無足採焉以渾象言
之失於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
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論天周分
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以八約之得周率

九十二徑率二十九其率傷於周多徑少衡之疏也
衡以日月之徑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極之經既非考
定日月之徑又不明其理飾辭華說不足窮覈者也
望日月法立於地中以人目屬徑寸之管而望日月
令日月大滿管孔及定管長以管徑乘天高管長除
之卽日月徑也月陰精也其形圓其質稟日之光而
見其體日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
人居其間盡觀其質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
人觀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
其裏故形不見舊說日月行九道斯蓋未究月行之
變而假爲其說謹按著作郎張東對三道九行曰按

續苑九

三

漢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謂日月行黃道爲得其正或行黃道外或行黃道內內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經房星南門卽爲旱經房星北門爲水日有三道者但內外差及正行之道也月有九行謂青道二出於黃道東赤道二出於黃道南白道二出於黃道西黑道二出於黃道北故鄭元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爲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爲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爲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爲之佐故月之九行非爲黃道外別有九道交橫繹絡貫於纏舍但爲日月旣爲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或行黃道內外又按日月

以立春合宿在營室卽北方之星色當言黑春分宿日在奎奎爲西方之宿色當言白而鄭元言立春春分日行青道蓋以歲起於春春在於東東本色青故起青號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實無九行但以因八節之差順四時之色曲爲立名故月行言九直舉其實故曰道稱三三道九行其義一也則云日之三道躔於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經於八節宿節宿

養生論養生論謂人不可不慎也高則甚矣
至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

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食令人彭亨短氣或致暴疾真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即病入秋節變陽消陰長寒氣總率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書法論 唐人書法論 卷之三 徐浩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畧未有能工歟後鍾善正書張稱草聖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以來蕭永歐虞頗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

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筋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於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歐虞為鷹隼陸褚為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研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強勁而愈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干里面目斯亦愈博奕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

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展令大大
感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
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峻勿令傾
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太較矣張伯英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
號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
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益悠悠之談也宜白
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
心目想時復問本驗頤粹隸短長可致佳境耳鍾
太傅坐則畫地數步臥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為翰
墨之龜鑑耳

說

渾天象說

吳王

蕃

四

虞書稱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日月五
星是也鄭元說動運為機持正為衡皆以玉為之視
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舊器歷代相傳謂
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
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義見有
七政之言因以為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
遷班固猶尚惑之鄭元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
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此
見宋書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象以著天體布星辰
天文志

按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察矣紀止百三十五幽平
之後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頒朔魯歷不正百有餘年
以建申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蟲不伏也歷紀廢壞道
術侵亂渾天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聞見各
以私意為天作說故有周髀宣夜之論宣夜之學絕
無師法周髀見行於世考驗天狀多所違失依劉洪
乾象歷之法而論渾天曰太平御覽二引有渾天之
而有徵當是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
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
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
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周作同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赤儀準之其見者常百
八十度有奇是以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
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天之中也北極在正北出地三
十六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
百八十度半強眾星皆移而北極不徙猶車輪之
有輻軸也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
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是也上規去
南極下規去北極皆各百四十四度半強以二規於
渾儀為中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
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
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

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半三十一度是也其入
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三十四度并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三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
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三十一度出辰入
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
夜行地下三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
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
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
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
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并三
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百四十九度少弱故

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夏至之
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
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
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三十一度并二
十五度南北相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
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
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并二十五之中故
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
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
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
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

限日未出三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
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渾天
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尚在候臺
北堂書鈔是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太平御覽二至
尚作常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御覽有蔡邕以爲精微
里數無間焉爾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
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驗之違錯甚多然其
流行布在眾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捐
舊術獨據所見故按其說更課諸數以究其意也古
歷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
七萬一千里數爲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

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大強

案宋書天文志及晉書天

八計七分分之二三百六十二開元占經改之也

斗下分宋晉志未引大弱二字當亦是占經改斗下

分爲七百三十三里六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諸家之

歷各有異同漢靈之末四分歷與天違錯時會稽東

部都尉太山劉洪善於推候乃考術官及史自古至

今歷法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

其終始課較其法不能四分之十減以爲五百八十

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五星之

行比於諸家最爲精密今史官所用則其歷也故所

作渾象諸分度節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

之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并下分爲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全度張古歷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減古歷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數俱一百七萬一千里斗下分減則全度純數使其然也又陸績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此蓋天黃赤道之徑數也渾天蓋天黃赤道周天度同故績取以言耳此言周三徑一也古少廣術用率圓周三中徑一臣更考之徑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經四十五以徑率

乘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率約之得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五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東西南北及立徑皆同半之得十六萬九千七百二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夫周天徑目前定物圖蓋天者尙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目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虛誕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臣謹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數按周禮大司徒之職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鄭眾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
立八尺表中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
爲然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
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
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
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
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
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
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
旁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射陽
城則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

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
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
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
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
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
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
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
之一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
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
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夫末世之儒多妄穿鑿減增河
洛竊作讖緯其言浮虛難悉據用六官之職周公所

制句股之術目前定數暑景之度事有明驗以此推
之近為詳矣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
度以兩遊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隋書
志引此下有又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當是占經又南
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當是占經又南
太平御覽二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當是占經又南
引與隋志同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隋志引此下有
百八十二度半強也當是占經剛太平御覽二引此
下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
度而兩相去百八十八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
二半強也亦可證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
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
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為鳥卵
則為自相違背隋志引作而陸續所作渾象形如鳥
規則其間相去不得過二道不得若令相去二十四
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百八十二

度半強案續說云天東西徑二十五萬七千里直徑
亦然則績意亦以天為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為乖僻
當是占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黃道

外半入黃道內在內謂之陰道在外謂之陽道其行
陰陽道極遠者不過六度黃道無常諸家各異各依
其歷節氣所行宿度尚書月令太初三統四分乾象
各不同昏明亦異日行蹉跌不遵常軌之所為也夫
三光之行雖有盈縮天地之體常然不變故諸家之
歷皆不著渾象為黃道當各隨其歷而錯之而今臣
所施黃道乾象法也審校春秋二分於一先代諸歷
差而冬夏二至恆在二分張中蕃按渾象之法地當
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為外匡於已解人

無異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古舊渾象
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
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
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而張衡所作又復
過大難可轉移前表聞以三分爲一度事許令臣所
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
五分四分之三減張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之
之一渾象法黃道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
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渾儀中筒爲
璇機外規爲玉衡案開元古經以爲渾天象說太平
經籍志有渾天象注一卷吳散騎常侍王蕃撰即此
宋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所載俱未及占經之備故

據而錄之又據宋志及北堂書鈔以補於
首而太平御覽隋志亦詳注每條之下

續古文苑卷第九

續古文苑卷第十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記

封禪儀記

漢馬第伯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案建武三年也發雒陽宮二月九日

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

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

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

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

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

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

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留擗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

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弊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案通典此下有先字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案中

當有二十二日云云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
劉昭引不備說見下煙正北升禮畢案舊無此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
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
者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案中
日中後到須臾羣臣畢就位案中國家臺上北面
虎賁陛戟臺下案中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
案中以金為繩以石為檢南方北方各案中發壇上方石
二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黃青案中
無此赤白黑各依其方色案中有云劉昭引
字今補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案中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
今補字

也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
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下近起案舊誤作上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者
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
老者氣劣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早案此二十太醫
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
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
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耶泰山
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案中
其案舊誤作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

高三十里明日案此二十四日也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案

當有二十五日云云考志云二十二日辛卯柴登封其日為二十秦山二十五日甲午禱於梁陰以此推之上文所謂三日無疑也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

聽案下當有云云

鄱君開通褒斜道記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八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鄱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間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最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

千八百四案今拓本以下損泐據宋紹器用錢百四

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

京師安隱案晏云一百五十九有九字疑所

武氏林記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

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季弟卯造此

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

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笑

歿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癩傷金石錄云武氏有

者仕為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

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記

蓋除患蠲難為惠鮮能行之斯道狹阻有坂危峻天井臨深之阨冬雪則凍淪夏雨滑汰頓踵傷害民苦拘駕推排之役勤勞無已過者駮駮以為大憾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履之若辟風雨部西部道橋掾李禔

■鑿鑿西坂天井凶止■入丈四尺堅無名潰安無傾覆四方賴之民悅無疆君德惠也刊勒紀述以示萬載建甯五年四月廿五日己酉訖成

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溲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

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粱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案十疑當作百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

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滌池以爲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甯朔將軍退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退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畧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退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疑當丈與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道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繩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

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陶隱居井欄記

梁陳宣懋

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宣懋記此記文無可采因其刻既失載之以備故迹

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後魏于子建

夫梵燈遐廓長夜襲其明慧教洞開羣迷啓其目是

以神光未滅感膺於西胡金儀雖謝夢現於東漢抑
亦愍世多艱下生思土運濟貫心慈悲注意歸依者
塵霧莫侵迴向者雷電不撓信是苦海之靈丹酷暑
之甘露矣惟此區域号稱舊邦舜禹懷譚之地案譚是禹貢覃之殷周畿甸之士晉啓山陽鄭錫河後隸趙稱假借也
都入魏爲鎮及秦吞六雄跨有四海罷侯置守乙統
九服項羽改名殷國漢高復立爲郡自茲以還爲河
內下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
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趙堂堂之風相洽南引鞏雒
穆穆之化清西瞻軹塞則連山萬疊東望平臯則
曠野千里長河帶其前太行環其後車馬之所混

舳艫之所湊集頗是一都之要害實爲三魏之達道
若其沉澗雙吐丹絕並納勢等周原美齊陸海袂散
成帷人縈茗茗若繡禮樂尙繁風儀未革然郡土遼廓
沁水橫流源自羊頭之山發於麻谷之口滔滔晉域
作紀懷方引漑過於鄭白流穢踰於汾澮但彼漸臺
雉岸嶮嶮崢嶸揭厲多危往來受害至於秋雨時降
水潦鸞馬牛雖辨公私頓廢脊岨乘車之義事切
朝涉之艱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
子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平臯令京兆杜護宗前
將軍懷縣令趙郡李同賓征西將軍州縣令扶風馬
周洛殄難將軍温縣令廣甯燕景裕征虜將軍郡丞

東平呂思哲或分竹專城或捍擇木百里鵲起來官
其治民瘼况同覩艱辛俱看危滯一物可矜納隍在
念敬思包鹿濟難之仁俯龜報恩之惠雖無武
庫造梁之工術且沙弥訪津之懇勲音曷問俗
便獲軌躅雖亡遺柱在目父傳咸屬周時
稱其板構與城俱廢乃於農隙之月各率祿力及
及朝文武懷熹願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
比肩獻義者聯轂人百其功其陳心力至廿四日所
便訖不煩遐邇荷擔之勞未傷士民尺寸之木雖
無匪日之美庶省狹晨之費修柱揭以插泉華表鬱
而軼漢紅交架以綺蘭欄聯縣而雲布引北

山之饒則人無遺力積南市之富而家有餘資昔伯
度記功勒燕然文淵表象林之銅作述之
理雖殊刊錄之情不異况四生踏駁同悲欣之境十
因字還迺勁風電之力若不歸依寶神教遠
擬彼岸之喻近取成務之言恐沮勤之道未宣畫拈
之功虛燼乃運石立碑敬鑄曷像窮般馬之巧盡金
獲之饒使四部往來起歎慕之心六道奔趣識風雲
之會其詞曰

清虛曰道正直為神有一於此用表生民淵乎大覺
至矣能仁行成元吉德伏波旬其芒芒禹績眇眇桓
功為魚左衽逃聽前風九州咸載五等攸同分壘敷

土俾侯樹公其二美茲舊甸麗其新邑
原隰禮樂仍賁風徽猶緝青芻可翦潢流可挹其粵
余承乏謬厠官方政慚春雨威愧秋霜情深履虛意
等納隍慕彼醫藥眷此津梁其渾渾沁水冀道名川
既難揭厲又阻其船爰始經謀義勸競填辰不再浹
斯構已宣其落落太虛繞繞羣有來同聚沫去齊過
牖敬託三尊資擗四部髣髴彼岸依憐可久
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建

端州石室記

唐李邕

日者託宿秘篆寄傲神府撰奇討異注靈通感冥搜
海堧遐矚坤極敞金闕疏玉堂河漢未際其源今昔

嘗聆其語乃若宛此山郭介在江墳薄人寰騰物外
妙有特起靈表頌洞綺田砥平錦嶂壁立肇充洞天
延袤中堂蹙怪形以萬殊研地勢以千變伏虎奔象
浮梁抗柱激濤海而洪波沸滑叠杳窅而羣峯嵯峨
飛動逼人屹聳驚視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風蕭蕭而
一變天時竇乳練於王顏石牀列於仙座隔繒塵境
矯集福庭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營魄九昇嗜慾雙
遣體若其羽翼志若摩雲天秦漢之間莫知代祀義
皇之上自謂逍遙當是時也慕名者執雌而退徇物
者守心而安求道者其而疑懷書者其而默有
若邦伯羣公守恭其廣孝聞其觀國

政門能吏修其職民恬其業流冗歸止介特艾安於是命友生拔琴酌一歌一詠以遊莫不解榻於斯張樂於斯加之杖龍遺土駟馬凌晨避暑窟室締賞林巒擊石如鍾酌泉如醴固亦轉丹竈掇紫芝迹參寥之遠心惟習隱之幽致者也開元十五年正月廿五日李邕記此文金石萃編所載多缺今據碑更補橋亭記

橋亭記

唐游芳

唐再受命能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年告成於岱翠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王軌之旋也則南指陳宋故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魯之要術初隨時以旣濟因大駕而改功觀其壅川爲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馳道贅石門以飛橋夾以朱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拖如虹蜺蓋乘輿乃以陽朝御六龍翊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迴睿覽於洲渚駐天蹕於川梁先時望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鎖以扃之厥後榮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菜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芻粟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金石萃編云人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爲亭館以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金石萃編云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之宜鼙鼓不勝工力徒競鬱爲層構在水之陽壓鮮原以迴出流古壙而却

倚危攔巘巘反宇峨峨勢搖煙潭岌若飛動南軒虛
明以晃朗北室懿渾而清冷自堂徂亭邈迤幽徑上
覆藤篠前臨芰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夫河南之勝
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有僕射之
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嶂蔽虧
旁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館
張力臣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
釋作肇也謠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魯頌
當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
之名吾寮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口張力臣
釋作粹而時則有若邑大夫滎陽鄭公延華信昭盈缶道契虛舟禮

樂之行仁德歸厚丞范陽盧瓚主簿平昌孟景尉瑯
琊王子言尉河東裴迴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勤
在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為之記會
芳有公車之召請俟於異時金鄉尉潁川韓邠卿舍
於裴氏言於眾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
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
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
大唐
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口建通直郎行方與尉王
日雲篆額將仕郎守尉游芳纂文朝散郎行尉華容
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游濟瀆記

唐 達奚珣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
河浮錄甲帝命元夷疏明澮而正乾綱鏟林巒而通
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式水者或在幽僻遠而
見奇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瀆之氣據函夏之中平
地開源介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
知無底冲和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
汶不以險阻斷折字見說文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
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
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
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沈
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

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孽聿修水土得平均之
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閔宮有仙象設如在流目一
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閒風飈四起然後以諸侯之
禮禮而禋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
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馮焉廬
溜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
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箴
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眾山
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申途載懷慙慙在眼庶託豪
翰光照厥美云吏部侍郎達奚珣文右監門衛
兵曹參軍薛希昌書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

朝議郎行濟縣尉鄭瑠建

此文金薤琳瑯所載多誤據碑更正

春申君新廟記

趙居貞

輜軒莅部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欵自淮
服半刺超為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皇者
華幾慚輝道兢兢其志常誠飲水周爰諮詢申命行
事損以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理輪以
逐之騏驥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
毗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
土又甯日月其除冰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
有餘閒別祈神仙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
遊城不復隍樹无禁伐闡陬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

喟然歎曰神必依人人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

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
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為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
趙魏為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擠聘使之玳簪誇
上客之珠履王久無似君方患之璅兮李園託其女
弟既歆然而有姪遂祕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為君
主母望之人靡信母望之禍遄與舍人其亡死士常
偵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平乎胡甯忍此令尹多
居郢國假君恒守吳宮烏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蛟
沒其舳繫父子之沈埋夷盡其家賊園之故一朝冀
將滅口千古猶為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

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
陽而坐朱英配饗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
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閒駿辰位呈形大雪久
冤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
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葱而悉新總
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
韓整守吳叔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固
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
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
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駟兵曹蘇相為判官安
喜尉李崗為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

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牡慎行爾職欽刷往賢之
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良能司
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冀翼觀乎
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闕歲除日
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
天水趙居貞記案在天寶十
載辛卯也
黃石公祠記唐李
卓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
天地降神於圮神授良之書良為帝之師滅秦報韓
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
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

月早既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修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岷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岷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弋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匱人從欲，冤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蠲，有

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之際，備興其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桀，人謨叶贊，觀覺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被堅執銳，其功徇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効祉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瘴風允塞，休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唐大曆八年七月十五日，建布衣趙郡李卓撰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

案碑陰云所題趙郡李卓即今

臺長前知... 樓筠

獨秀山新開石室記
城之西北維有山曰獨秀宋顏延之嘗守茲郡賦詩
去未若獨秀者峩峩郭邑間嘉名之得蓋肇於此不
籍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
挹石髓結而為膏神鑿嵌竇呀而為室脚滓可遠幽
偏自新勝槩岑寂人無知者大曆中御史中丞隴西
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迺考宣尼廟於山下設東西
庠以居胄子備俎豆儀以親釋菜雖峻陟可尋而藜
藿未翦公乃日常從以上每指荒榛而授事為力無
幾得茲穴焉闕而外廉隘以傍達立則畏其背行則

躡其腓於是申謀左右朋進畚鍤壤之可跳者布以
增逕石之可轉者積而就階景未移表則致虛生白
矣豈非天賦其質智詳其用乎何暑往寒襲前人之
畧也譬由士君子韜迹獨居懿文遊藝不遇知己發
明則蓬蒿向晦畢命淪鹽車無所伸其駿和氏不
得成其寶矣篆刻非寵庶貽後賢
建中元年八
月二十八日記監察御史裏行鄭叔齊
案記稱隴西
男李昌慶也時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
丞見平蠻碑碑及此記皆在廣西臨海
重修玉泉關廟記
董與挺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登嶂回擁飛泉迤
邐信荆口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

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
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顛
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
願捨此地爲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
壑震動風號雷虩前擎巨嶺下湮澄潭良材叢樸周
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
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義
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乎生爲英賢
沒爲明神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
乎繫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
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黃入寺若嚴官在旁無

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均因政成
事舉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
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厥懸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
耶乃命縣令張償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樂
廬博敞容衛端肅唯曩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
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
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
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
制度則列於碑右貞元十八年辛卯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崔官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書也韓晉公領浙西

之歲得於建業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商以屋壁俯瞰諸坐隅。及晉公入贊廟。暮啓平私第。朱方官吏候其代者。完葺舊府。圯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帚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獲壁書。施榻於下。耽翫妍味。畧無已時。士舉重焉。始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戒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坐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倫真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卽輟與之。不尔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大鄭畫

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言此書。卽壁爲朽壤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迹。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待詔門下。役者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濃淡得中。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唯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閒。竟無頽圯。俾後人傳授。似陰有保持。

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鄰而友善獲覩妙迹感其將壞
晉公出之方絕之迹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
之

周先生住山記

唐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太元
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冲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
玉冷泉潤松高鶴閒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旣存
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
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
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
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

吾請以導旣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
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
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
之而還至十九年冬刺木鬚茅莫厥攸居得巽石一
方上有蟲篆驗之卽毛公鎮地符也旣而鑿戶牖以
爲竇有鶴御弄冠裳戲舞於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
甘溢爲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驗陰伏湛
如也初先生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
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
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
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

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於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疑神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修浯溪記

唐韋

詞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活亂之恩封部歌吟旁浹於永故去此五十年而里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歆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

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撤資俸托所部祈陽長豆盧■■■■歸喜獲私尙會余亦以恩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織流相■■■■畢寶鼎竦然曰茲亭勦治之始旣銘於巖側矣至於水石之秀咏賦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圻填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旣適相會盍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質俚辭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

司馬韋詞記襄陽嚴洎書

絳守居園池記

唐樊宗師

絳即東雍為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畜兩河潤有陶
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
人今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藁
張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原注州字人因得附為
奢儉將為守倪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
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陴緡孤顛阿偃元武踞守
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腔
暴三文餘涎玉沫珠餘下原注子午梁貫亭曰洄漣
虹蜺雄雌穹鞠覲蠶礙恨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

蕃翠蔓紅刺相拂然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
醉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
蕪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
胡人鬚黃帶累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縹緗白豹元
班飫距掌呷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
肩護鬱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
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
柏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撞撞
來刮級面西巽隅閒黃原玦天汾水鈎帶白言謁行
旦艮閒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闔點畫察可四時合奇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

蒼塘遵瀕西潏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振蹴墉
御渠欵池南楯楹景怪孀蛟龍鉤牽寶龜靈廬文文
章章陰欲墊歔煙潰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
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鰲蛭原開哈儲虛明茫茫
鬼眼頰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鷗挈鷺佰池豪渠憎
乖憐圍正西曰白濱蒼深憐黎素女雪舞百佰水翠
披唧唧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日卯酉源注
作樵途鳴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
刻詭婉絢化大小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
乘墉如連山羣峯排地高下如原隄隄谿壑水引古

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墉為池溝沼渠瀑深潺終

出為下原注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

士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

麗原注上下一句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

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

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

者雅文安原注薛雅裴發土築臺為拒幾附於汚宮

水本於正平軌病并涵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

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汚於汙宮其可書

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陶九成得

伯昂箋注本傳其句讀以便觀覽
今箋注世無其本賴輟耕錄傳之

大唐潤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并序

唐姚勣

句曲之東實曰崙峯居峯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
題焉後劉宋開明二年案劉宋無開明武帝元大明
順帝元昇明必沙門傳譌而
姚勣未能
考正也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南去泉五里而
遙年代寢遠碑記埋沒粗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
今寺之惠誠也大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
見三門破壞乃言於眾曰此教東流設象為法牢落
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旅於是者勸
力誓心慕當為緣祈化如響斯應人咸歸之遠近趨
走投施委積算財度費功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

延表縱廣中闕無改自大和庚戌至於癸丑凡七年

案年數不合厥功告成崇軒峩峩三闔其門飛簷翼

無以訂正張丹樞霞煥矧茲寺以重崗疊嶺采入崖谷行樹葱

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俾得道者同指歸

於覺路由徑者詎深著於迷途非我師之志誠其孰

能逮於此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臺靈聖蹤

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於丘門也誼本鄭人冠歲

因往遊焉遂剃髮於五臺金閣寺元和再歲乃於渭

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空識衣

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
春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

里十一年還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會五千餘眾
號曰龍華常患錡釜之器不周於用物有所闕人多
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之長者得銘範之
良工歸依一念之閒成就堅牢之質漬落有用碩大
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
也寺眾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沾諸善
緣豈能誘掖羣心終成喜捨大和初歲乃聞諸府邑
請諡名焉絲是三門荐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
修推可鏡矣人有語余於師爲文者誼因錄所事請
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
寺之興大泉是生感佛猶在
既溫且靈寺之移顏氏

之基宋室舊邑桑野離離寺之終誼實是工大鼎渠
渠三門崇崇煙霞棟梁松桂香風周匝巖壑警迷其
鐘文若於石播之無窮
鄉貢進士姚暮撰當寺
沙門齊操書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一月己卯廿六
日庚辰立

天柱觀記

五代 吳越武肅王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
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
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
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
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

山卽眞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忽往來，羣眞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壑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竒特耶？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主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迹，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

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史籍所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元元皇帝爲祖宗，崇尚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眞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闢，特賜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

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
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
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
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鏐比際蒙聖朝疊
安藩閫縮闔閭之封畧統句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
兼渾郭緬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眞風備詳前事但
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
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
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住賢能
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甯二年鏐因歷覽

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二軍百
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
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辨香燈竟歲
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閻巨
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
國焚修鏐特與剏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
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
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
爲主案尋卽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
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
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

薦章奏聞上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
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
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
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
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
笈俱來鏐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
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
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
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
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
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戶兼爲

親隸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
妙有大師閻上君靈芝稟異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
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
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卽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
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
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爲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
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
之真風遂錄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
面事具悉我國家集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
迹甚多然白兵革薦興基址多毀况茲幽遠豈假修

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
仍選精嫠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佑昌期
豈惟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翫
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
一莫非乘虛躡景出有人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
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即
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倣擾
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
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
祚福兩府之烝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

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
明當代四海歸心忝蒙委以東南封爵功臣兼頒金
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
荷正真護持之力元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
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
三年七月十五日記案十國春秋所載此文似亦采
洞霄圖志今石刻已佚無可覆

也按

溪州銅柱記

五代李宏皐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
士李宏皐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
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

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允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甯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阜承教濡毫載敘厥事蓋聞牂柯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師號精天相名妲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

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開隳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宏嘗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壘吏告逼郡人失甯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奔州保嶮結寨馮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旣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

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
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
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
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
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
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
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
遷州城下於平岸溪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
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
清五溪震讐百越底平壇理保乂邦家尔宜無擾耕
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

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
仁尔懷雷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庇爾族
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
德宏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
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
平地五溪之眾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冰溪人畏威
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
兮千萬春
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
朔十八日辛巳鑄

勅畱啓母少姨廟記

五代許中孚

宗周嗣位之二葉也。命授神宗德符吳穹寢被武功復乎滄風皇教於是遐通車書以之混同異域咸實遠正格白環之贄嘉祥自兆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壽之洪均致蒸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歟時有縣尹外郎彭城劉公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元子也。鼎鼎名家公台令族竒姿碩德爲時所稱莫不宏其學以開之高其才以文之崇其禮以節之敦其信以成之臥錦爲郎立事於文昌宮裏握簡就列馳芳於建禮門中泊以清白不容權政所忌賈誼賢而見謫屈平忠而自遷諒州縣之徒勞實銅墨之非貴有以見拘驥馱之足淹社稷之才也先蒞伊陽次

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庾敷德惠以董逋逃除暴慢以恤惻黎示好惡以平獄訟下車而民授其賜泣事而吏伏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百里之煩苛盡去屬我皇帝翼翼萬機孜孜庶政爲下民之革弊慮昏厲之作災用止訛風乃頒明詔曰當聰明正直以福及人者則可以靡息宗禋或妖回魑魅以禍苟人者則可以特加翦伐式絕淫祀永作恒規粵是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卽啓母少姨之神也夫勝事芳猷神通靈應備於嵩少二室本廟碑表載之也斯不復書又有濟瀆神宇一所耐焉誠彩仗之行宮復雷駕之別館樂爐穹崇而特立丹牖照灼以相鮮杏邈虹

梁聳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倅矢立之形風來而
蕙帳香生雨霽而晴軒翠滿巋然妙績迴跨神臯輪
焉奐焉不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暗通望之者
敬由是興祈之者福由是集稻梁黍稷春秋而遂布
時羞絲竹陶匏庭砌而遽陳商角是得歲時序風雨
順生補暢田疇開人獲困阜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
作景福以助太和猗歟人之禱既如斯神之應又如
此於是下以利之事達於上上以畱之義令於下班
基且廓魯壤弗加等靈光之獨存同甘泉之但闢獲
永薦奠得壯祠宮潔以祈恩馳犧牲而可進固夫層
構任迅景以頻移邑人牛敬贊等欲示後生宜刊貞

石乃爲見託俾述斯文中孚學不逮於古人詞莫窮
於前事徒抽馬卿之思強濡王粲之豪豈敢繁言庶
存實錄時顯德伍年歲在戊午柒月拾貳日記鄉貢
進士許中孚撰

重建伏犧皇帝廟三門記

宋陳翕

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畧
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
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
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
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
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

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
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
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
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
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採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
絕於形器枯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
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
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
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
無爲於成功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旣得至
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

越揮散興至利於百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
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遂
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
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
爲弊政而代之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
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
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
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
以甯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
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

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沿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咄咄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為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



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已緡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召翁為之記翁諛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
大宋熙甯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蒲陽貢吏陳翕撰并書

重摹孔子題季子墓記

碑在魚臺鳧山伏義陵上南宋已後地入於金後人遂以陳州畫卦臺為陵存此以俟更正祀典者

宋 朱 彥

常州故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毗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蓋湮沒。開元中明皇勅殷仲容摹刻之。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之所封也。崇禎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

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淝訪之。得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港之側。旁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屬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焉。明年四月十五日降授奉議郎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朱彥記。

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宋晁公武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於沒身之所。廟食百代者。豈

惟丕功鴻烈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槩之所激勵則鄙
薄化服俊秀仰止莫不波屬雲委蓋有功於風俗而
人不能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謹言直道稟自天性
平生無排邪辭譏訛秕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用是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
下自古儒宗詞伯殆未之有也垂年歸自南海閒居
毗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嗟咨
出涕固宜於其地尸而祝之而至於今越六十有九
年廟貌未立視古有闕焉昭德晁侯子健爲州之明
年諏經考史創立祠堂於學宮實政之美者而求公
武之文以記其始公武衰老問學荒落識見凡近豈

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一雖然公武聞諸世父景
遷生崇甯閒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
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
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温
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后逐出其遺意蔡確謗譏可
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
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常汲引之嗚
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
奏議著述皆誕慢欺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
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
零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辭而輒載其事惟公

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
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
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
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為賢從者詈楚公子
曰隸也不力非以為不肖皆有為而發而少公之意
或出於此非邪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則為盛德
之累大矣因述景遷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
羅舊聞者有考且為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
其俎豆百世不忘則風槩之所激勵俗為丕變家出
正士而輩為純臣不益媿乎至於公之文章天下皆
知之不當復妄措一辭非畧也子健景遷之嫡孫勤

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為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擢忠節以
為佩兮集義槩以為裳吐辭為經兮萬世耿光仁人
之言兮藹然清明其志修潔兮稱物也芳雖覲險微
兮詎忍高翔并潔不食兮於井何傷吳山峩峩兮吳
水湯湯平生睠戀兮魂魄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
堂廉貪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怠勿忘

